

雁在秋天

五

大雁在秋天是要南飛的，
舉翅飛翔在秋高氣爽的晴空裡，
大雁的形象，看起來有些離家的鄉愁，
有一些蒼涼遼闊，也有一種自適其志的孤高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1949 ◆ 國民政府遷抵臺北。

◆ 農曆十月溥心畬應師範學院之聘，到藝術學系任教。

1950 ◆ 溥心畬遷入臨沂街六十九巷十七弄八號的日式寓所。



5-1 溥心畬用印：雁在秋天

雁在秋天

溥心畬歷盡險境來到台灣之後，扮演的既不是國大代表的角色，也不可能再過著舊王孫的生活，他的景況，倒有幾分像他這一個閒章「雁在秋天」的寫照：大雁在秋天是要南飛的，舉翅飛翔在秋高氣爽的晴空裡，大雁的形象，看起來有些離家的鄉愁、有一些蒼涼遼闊，也有一種自適其志的孤高。

● 溥心畬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蔣中正，信裡的大意是說：「共產黨曾設法請我回北京，甚至發布我出任部長的消息，我不但沒有接受，而且還勸我的族人不要接受共產黨的攏絡，因此中共政協委員的名單當中，連一個滿族人都沒有。我自己因為輾轉歷險來台，行李和錢都沒有帶著，生活比在大陸時還要窮困；不過窮歸窮，在道義上

是心安理得的，未來在台灣的日子，只求免於饑寒、保全大節就足夠了。」

● 溥心畬寫這封信有幾個目的：第一，蔣中正在南京時曾經以禮相待，視他為賢達；後來又派專機把他從舟山島護送到台灣，這些人情是應該感謝的；第二，表明他沒有背棄原則，不願在中共政權下面做官；第三，他需要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，來保全他的「晚節」。果然過了不久，政府安排他住進臨沂街的公職人員宿舍，並且聘請他擔任考試院的考試委員。對於分配的房子，溥心畬很樂意的接受了，但是對於在考試院任職的事，溥心畬還是不願考慮，最後把它推掉了。當時師範學院已經聘請溥心畬去藝術系教書，可以有一份勉強維持生活的薪水，再加上有房子住，正是溥心畬所謂的「只求免於饑寒」的條件，再多一點官職薪俸有什麼意義呢？



5-2 南宋 李唐 採薇圖

● 不願出仕當官，一直是溥心畬的處世原則。他在南京出任國大代表，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由社會賢達出任的閒官，可以說已經是他「入世」的底線了。另一方面，國民政府雖然對知識份子比較尊重，但政治上的運作也有很多為人詬病的地方，一九四九年從大陸撤退之前，官吏貪污腐化、賄選的情形十分普遍不說，甚至在國會殿堂裡，有一些國大代表根本就是淪陷區的流亡學生，他們毫無民意基礎，卻在政府的安排之下參與大選，這些事情，溥心畬都點點滴滴看在眼裡，以至於讓他對政治更缺乏好感。所以不管是因為個人的心性也好，因為外在的政治環境也好，溥心畬是打定主意不再涉足官場了。另外，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眼裡，改朝換代以後，卻仍然懷念前朝、不願意在新朝廷做官的行為，被視為是一種美德。宋朝的大畫家

李唐有一張很出名的人物畫，叫做「採薇圖」，畫的就是殷商的貴族伯夷、叔齊兩個人，在商朝被周朝滅掉以後，因為不願意吃周朝的糧，所以一起隱居在首陽山裡，每天以採食野菜為生，最後雙雙餓死在首陽山上。溥心畬雖然沒有像伯夷和叔齊那樣「恥食周粟」、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，但是他仍然渴望大隱於市，用一種屬於文人的特殊作風，把世俗的干擾阻絕在外，只有這樣，他才可以盡情的做一個緬懷過去的舊王孫，做一個感時傷逝的人，或者做一個寄情山水、逍遙自在的書畫家。

● 政府分配給溥心畬的房子，位於臨沂街一個小巷子裡面，是一間老式的日本木造平房，客廳只有六個榻榻米那麼大，溥心畬就把它當畫室，平常一個小座墊、盤起腿來，就在矮几上畫開來。有時候客人或學生來得多了，沒個坐



5-3 溥心畬用印：寒玉堂

寒玉堂前座無虛席

●溥心畬在台灣生活的十五年裡，除了在台北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書之外，也曾經應東海大學中文系主任徐復觀之邀，到台中開課；此外，還有韓國、日本、泰國、香港等地的學術機關請他去講學或展覽。這段時間，溥心畬的名氣與日俱增，在台灣和國外都享有很高的聲譽，而溥心畬本人似乎也逐漸習慣以畫維生、拿畫畫做生活上的重心，在一九五二年寫成的《寒玉堂畫論》，認真的道出大半生的繪畫心得，這篇畫論後來還得到教育部的美術獎。溥心畬畫名在外，許多人因而慕名前來，求拜在溥心畬的門下學畫，學校裡聽課的學生不算，單是他家裡的私塾，前前後後就有兩、三百個學生，其中還不乏富商巨賈、社會名流，這使他的影響力透過不同的管道，在台灣藝壇散葉開花。現在畫壇上許多出名的畫家，如江兆申是他家裡的學生，鄭善禧、劉國松是他師範

處，低矮的窗檯就充當是椅子，坐了一排人。玄關和窗子外面，是窄窄的前庭，只有五尺來寬。這樣的住處，不要說和恭王府千門萬戶的排場去比，就是隨便拿一個門庭「僅容旋馬」的小官來說，恐怕此時溥心畬的門口，是連一匹馬都轉不過身來了。但是溥心畬倒是安之若素。從恭王府的闊綽到臨沂街的拮据，他是免不了要感慨今昔的差別，但是他沒怨嗟。朋友笑他：只要天不下雨，即使屋頂上連一張瓦片也沒有，溥心畬照樣能畫。這句話也是實在的。



5-4 溥心畬上課時總是坐著畫畫，學生圍在一旁看著。

學院（即現在的師範大學）的學生，蔣勳的老師蕭一葦也是溥門弟子；溥心畬強調先學詩文、再學書畫的理念，雖然沒有全面的體現在他的學生們的身上，

但是他重視文人氣質的藝術精神，卻通過師生的世代傳遞，而紮根在許多新世代畫家的作品中。

寒玉堂畫論

溥心畬一生當中，留下大量的經學、小學（文字考證）、詩作和筆記文章，另外他還寫成《寒玉堂畫論》一篇，來總結他對於繪畫的「看法」與「作法」。

從這篇談論繪畫的文章裡，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溥心畬對藝術的想法。在《畫論》中，他闡述繪畫固然是「小道」，卻也可以有無窮的寄寓，他說：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；至其臨池餘事，丹青小道，耽情溺志，君子所譏。然相如作賦，志在凌雲；伯牙鼓琴，心期流水；嚴陵高躅，豈樂志於垂綸？陶令清風，非潛心於採菊。惟比興之多方，斯賢達之所寄者焉。」溥心畬一連舉了幾個例子，指畫畫就像司馬相如作賦、像伯牙彈琴、像嚴光釣魚、像陶淵明採菊花一樣，都是有所寄託，它們之間的差距，只是「比興」的形式不同而已。

《寒玉堂畫論》總共有論山、論水、論樹、論花卉、論人物、論筆墨、論傳色等二十二篇，不過不管他說的是什麼，文字內容都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來看，第一是繪畫的文學境界，第二才是繪畫的方法論。譬如溥心畬在《畫山》一篇中，形容山的起伏迤邐，要像「蓬蓬乎若鯤鵬之搏風雲，蕩蕩乎若蛟龍之起溟渤」，完全是一種氣勢上的想像，

再結合《莊子》的典故，就變得更抽象、更形而上了；又例如〈論草〉說：「春草碧色，怨王孫兮不歸；秋草離離，望天涯兮何極？」這幾句把草的連綿悱惻鋪陳到了極點，優美得像詩一樣，早已經超出「草」在繪畫中的形象了，但從文藝美學的角度來看卻是很深入動人的。

另一個部份，溥心畬才言歸正傳，細說繪畫的技巧與絕竅，譬如〈論傳色〉中說：「凡傳色，皆宜積淺以至於深，水多色少則勻淨。厚重不可遽重，遽重則滯」，又如〈畫水〉一篇說：「畫澗水繞石，曲折成文，筆若遊絲，不可妄生圭角，須提筆輕運、使轉虛靈」等是。

在中國歷代畫論裡，有很多形容山川自然、四時晴晦的句子，但因為寫的人是畫家，出發點是為了說明畫畫的道理，所以詞藻的修飾都只是點到為止而已，反倒是溥心畬以文人自居，因而寫成了這一篇有文采、又有文理的畫論。溥心畬說他自己「喜作駢儷之文，駢儷近畫，故又喜畫」，《畫論》這篇文章充份印證了駢文中的畫意無限，所以拿它當一篇文學作品來讀，也是餘味無窮的。



5-5 溥心畬在香港展出會場。

五〇年代末到六〇年代初，溥心畬經常應邀到香港展覽和講學，他之所以樂此不疲，頻頻往返，香港的美食深深吸引他也是主因之一。每年入秋以後，從江南運來的大閘蟹開始在香港上市，肉嫩膏肥，是老饕們的最愛，溥心畬最多曾有一次吃下十七隻大閘蟹的驚人記錄。



5-10 溥心畬作畫情形，旁為學生溫碧英

5-6 · 7

溥心畬除了教學之外，平常也很喜歡帶著學生到處遊山玩水，新店的碧潭和烏來，都是他們經常去的地方。碧潭旁邊有一家北方麵館，餃子做得很好，溥心畬曾經一頓飯吃掉150個水餃，還送畫給麵館老板留做記念。



5-8 溥心畬生前很重視生日，每逢他的壽辰，學生們總是來家裡拜壽，一些老朋友就為他設宴慶生。



5-9 溥心畬當眾揮毫神情



5-11 京劇名伶焦鴻英也是溥心畬門下弟子



5-12 入室弟子向溥心畬行跪拜大禮



5-13 溥心畬和學生們攝於烏來



5-14 溥心畬與畫友鄭曼青、馬壽華等人聚會



5-15 民國52年元旦，溥心畬、李墨雲夫婦送給至親好友的合照



5-16 溥心畬攝於台灣郊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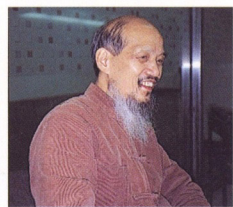
5-17 溥心畬



5-18 溥心畬和其學生溫碧英



5-19 江兆申



5-20 鄭善禧



5-21 劉國松

溥心畬弟子：江兆申、鄭善禧、劉國松

江兆申（1925～1996）安徽歙縣人，自幼即學書、治印接受傳統教育，小學四年級輟學後即自學苦讀。

一九五〇年投書溥心畬先生收錄為弟子，其於溥門受教的十二年間，繼承了文人畫的精神，在詩、書、畫、篆刻、中國美術史及書畫鑑賞等領域，都有很高的成就。其文藻翰墨，博為稱賞。其詩取徑至高，擇言至雅，畫秀而能厚。所傳授弟子眾多在台灣藝術界有不小的影響力。

鄭善禧（1932～）福建龍溪人，其就讀師大藝術系時，把心畬先生所申述的「文人畫」理念，銘記在心，多讀書與多寫字的啓示，使鄭善禧的彩墨畫，廣泛的學習古今中外的大師精華。其表現出樸拙的意境與現代的精神，是中西融合開創新風格的代表性畫家。

其曾連續獲省展、全省教員美展之首獎有六次。並獲文藝協會創作獎章，現任國立師範大學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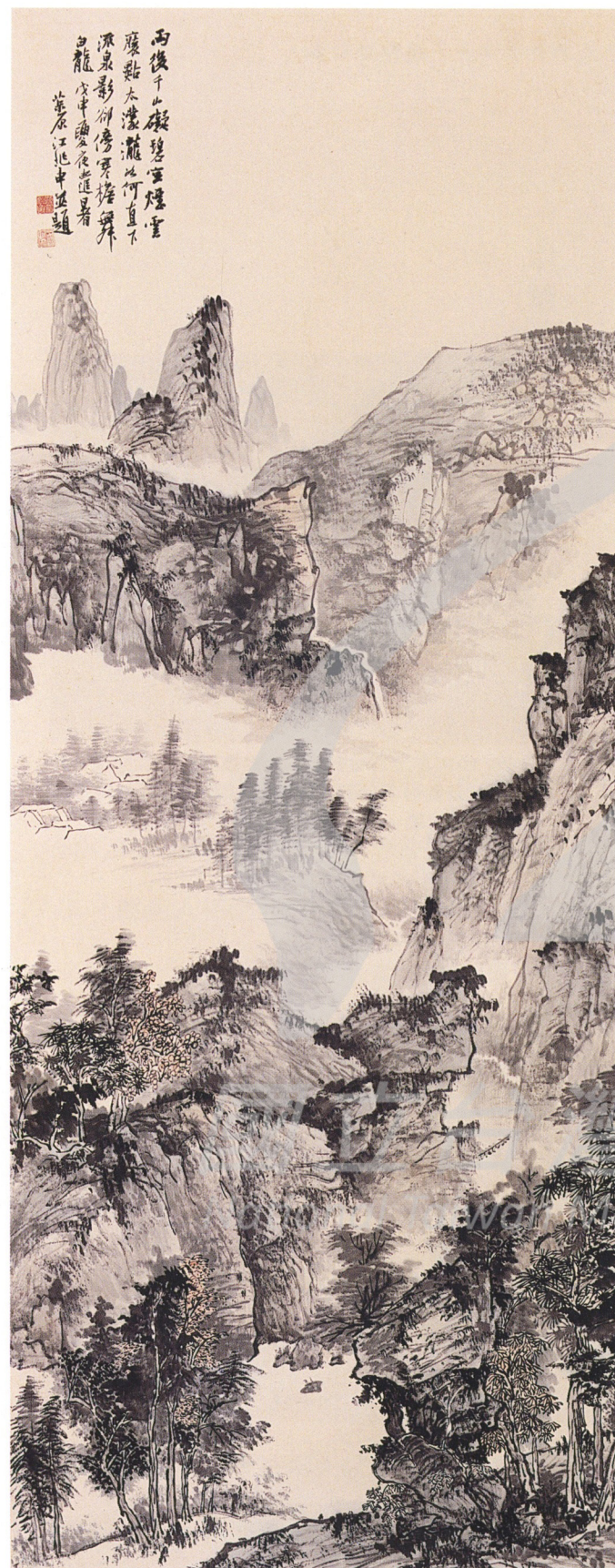
劉國松（1932～）山東益都人，其就讀師大藝術系其間，師承溥心畬、黃君璧、朱德群、何明績等，在學期間受到心畬先生的影響，曾經勤習書法、勤讀唐詩、宋詞。在學畢業後，與同好成立「五月畫會」，積極創導現代畫之理念及意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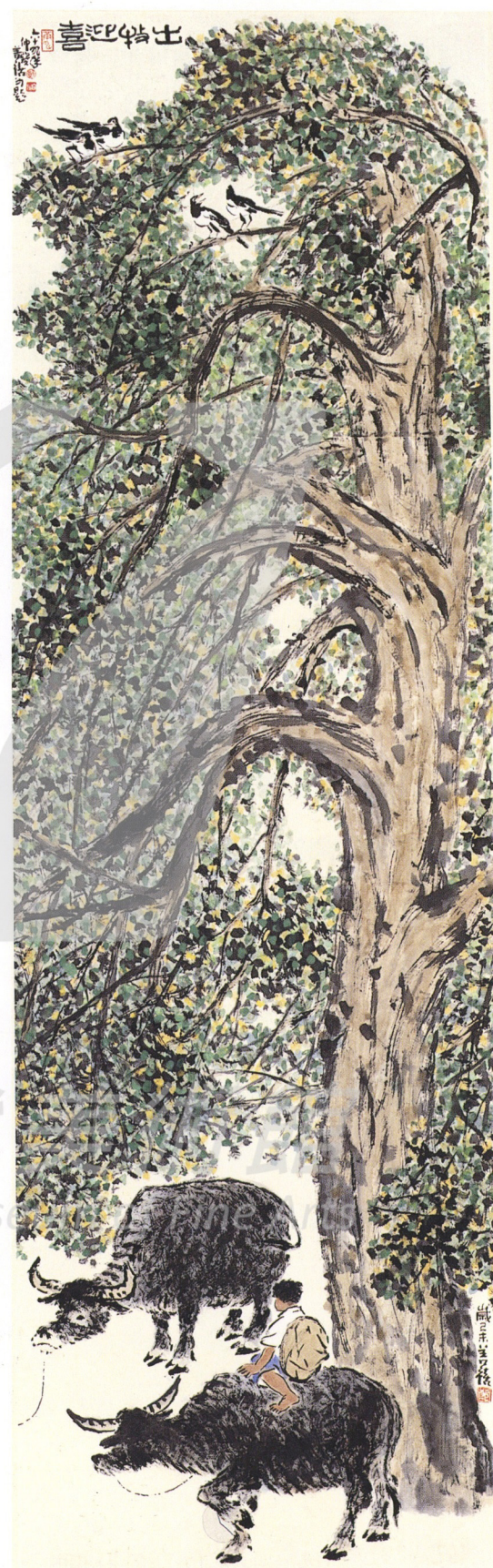
5-22 江兆申 花蓮紀遊冊之一 1968年



5-23 劉國松 松石圖 1955年



5-24 江兆申 雨後



5-25 鄭善禧 出牧迎喜

●一九五五年，溥心畬至韓國講學，並接受漢城大學頒發的名譽法學博士的榮銜，然後去日本訪舊，整整在國外待了一年有餘。溥心畬做為一個皇室後裔、著名的詩人、畫家兼鑑賞家，在出國期間，被日本、韓國兩地的學界和商界奉為上賓，走訪了日韓兩國的名山古剎，吃了不少美食珍饈，此外還收了日本學生、賣了一些畫作。那時候因為在日本不容易兌換外幣，溥心畬就把美金綁在褲腰上，挺著鼓鼓的小腹出門。



5-26 1956年溥心畬在日本寫給墨雲女士的家書。其中一封提到台灣的諸多謠傳，以為他要取道日本和韓國回去大陸，溥心畬認為這些謠傳十分可笑。



5-27~32 溥心畬彩繪瓷瓶



5-33 溥心畬畫作郵票

●當年與溥心畬同行的，還有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朱家驊和甲骨文專家董作賓，朱、董兩人在例行的講學、拜會結束之後就先行返台，只有溥心畬一個人還留在日本。溥心畬曾經在一九二七年應邀到京都講學，因此在日本有很多老朋友，而這次溥傑的日本籍太太嵯峨浩女士，還親自接待溥心畬到家裡住下，讓他有賓至如歸的感覺。但是因為溥心畬的身份特殊，在日本住久了，台灣這邊就傳出許多謠言，說溥心畬想取道韓國回去大陸，又說日本人居心叵測、不放溥心畬走。雖然局勢已經和民國初年、

溥儀復辟的年代大不相同了，但是像溥心畬這樣一位法統純正的清朝王孫，在某些人眼中，他就像一個小型的流亡政府一樣，隨時有可能號召滿人復國。「九一八事變」的時候，日本人就曾經支持溥心畬的哥哥溥偉成立「明光帝國」，只是這個構想後來被滿洲國取代了，一直沒有實現。如果我們想像一下：政府的檢調單位派人拜溥心畬做老師、派人送溥心畬到學校上課，敬重的成份固然有之，但是監視的成份想必更多。